

第四十六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 代 史 资 料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四十六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四十六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 · 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 伯 锋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目 录

- | | | |
|--------------------|-----------------|---------|
| 陆遐龄起义调查记 | 吳騰鳳 李再敏 | (1) |
| 溫秉忠编《最先留美同学录》 | 竺柏松辑 | (11) |
| 俄事纪闻 | (清) 杨儒辑 | (20) |
| 康有为信札 | 骆宝善供稿 方志钦注 | (126) |
| 丙午中俄谈判及丁未设东省总督资料两则 | | |
| | 黃光域译 呂浦校 | (134) |
| 黎元洪任总统时中日关系资料 | | |
| |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辑 | (140) |
| 照片三帧 | | |

陆遐龄起义调查记

吴腾凰 李再敏

编者按：陆遐龄事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中稍有涉及，其他书刊几乎不见记载。安徽省滁县地区文化局吴腾凰同志和定远县文化局李再敏同志曾深入陆遐龄的故乡，进行调查访问，获得了一些关于陆遐龄起义的口碑资料，可供研究参考。

前 言

关于捻军领袖张乐行的历史评价，至今存在分歧，问题的症结是在张乐行接受安徽巡抚周天爵的“招抚”后，是否立即率部前往定远，镇压并消灭了陆遐龄起义军。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太平天国史的专著，还是捻军史的研究论丛，不仅没有一篇完整地叙述陆遐龄起义的文章，甚至连陆起义的确切地点也搞不清楚。这使我们工作在陆遐龄百年前浴血战斗过的土地上的文化干部，深感焦急和不安！

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月，我们先后两次深入到定远县炉桥镇、长丰县沛河公社进行了近二十天的调查访问，获得了一些关于陆遐龄起义的口碑材料，考察了一些历史遗址。现将材料和照片奉献给近代史的研究者们作为参考。

陆遐龄的故乡——荒沛桥是一个十分偏僻落后的地方。但对我们的访问却有利的一面。被访问者都是知道多少讲多少，绝无揣摸意图之心，更无哗众取宠之意。我们获得的材料，基本相同，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所以整理时，基本上是综合、照抄口述

人的谈话记录。

我们访问近五十人次，其中提供材料的主要人员是：

定远县炉桥镇街北第二生产队李藩臣，男，74岁，稍有文化。

长丰县沛河公社旗杆村陆际恩三代孙陆学富、陆学宽。

沛河公社前郢村陆传伦，男，61岁。

荒沛小学教师陆学广，男，51岁。

沛河公社瓦屋刁村刁玉福，男，82岁。

一、陆遐龄及其家世

陆遐龄，又叫陆遐林，大约在一八〇三年（嘉庆八年）生于安徽省定远县西南七十里荒陂（沛）桥旗杆村（现属长丰县沛河公社旗杆生产队）。这里是丘陵地带，是定远、寿州、合肥三县的交界。沛河从凤阳山流来，经过荒陂桥头，流向炉桥附近的窑河，注入淮河。陆是这一带的大姓，至今，仍有十二个村庄几乎都姓陆。陆的父亲陆怀珠同胞兄弟五人，老大陆怀彪是庠生；老二陆怀玉是武举；陆怀珠是老三，年轻时奋发习武，考取了武秀才。堂兄弟中，陆怀玑是贡生，陆怀瑛是庠生。陆怀珠有地十二顷（一千二百亩）、宅基数处。陆遐龄弟兄两个，他是老大，主持家务，老二陆长林主持生意。陆遐龄是个武生，也是荒陂桥一方的豪强，但为人耿直大方，群众说：“穷人找他想方（借钱借粮），他连口袋底子都翻给你！”这一带的人，直到今天，仍尊呼他为“遐爷”。他有五个儿子，长子聚奎、次子忠奎、三子大奎、四子良奎、五子年幼，佚名。起义失败后，陆良奎（外号陆大老四）和陆早奎、陆步奎跑到外面去反了。

二、陆遐龄和刁宗葛

刁宗葛，家住荒陂（沛）桥东北三里瓦屋刁村，有田几百亩，是荒陂桥一方的土豪，群众称之为“土光棍”。陆、刁两家村户相连，田地毗邻，只有一沟相隔。沟南的田是陆家的，沟北的田是刁家的。有一年，陆遐龄造圩子，缺一块石条搭吊桥（这一带无山，用石头异常困难），他就派人到经济桥（陆刁田地分界沟上的小石桥）上抬石条。刁宗葛不同意，两家争执不下，就在桥上打了起来。互有伤亡，刁家吃亏更大。第二天，刁家抬着死尸去县城（定远）告状。陆遐龄估计刁家要去告，提前赶到县里，等刁家抬着死尸正要进城，陆从城门里走了出来，正好碰上。陆对刁说“县老爷昨天做寿，寿酒我都喝了，有偏你了。”刁宗葛一听，知道陆已先到县老爷那里去了，这哪里还能告赢？把头一回，抬着死尸往凤阳府去了。府里的大老爷见两家都有伤亡，就将刁宗葛、陆遐龄一起关进了大牢，接着又送到省府安庆监狱。后来刁宗葛不知是什么原因，先出狱回家。陆家第四个儿子陆良奎知道后，夜里带着短刀撞进刁家，杀死刁家数人（他的武艺好，双手能举起城隍庙的千斤鼎），冤仇越结越深。那时节年景不好，兵荒马乱，四方到处闹反，陆家弟兄打水圩子，刁宗葛也雇人打旱圩子，两家都拼上了，准备大杀大砍。

对于陆刁相争和坐牢的事，《定远县志》154页《经乱事略》也有记载：“先是西乡土匪陆遐龄、刁宗葛有罪下省狱，安庆陷，逃归。陆后至，其子疑为刁害，遂杀其家数人……”陆的同乡方俊师在《蕉轩随笔》里说陆遐龄和他的儿子陆聚奎，都是安徽定远武生。“聚奎弓马娴熟，有膂力，乡试几得复失。以父遐龄因案株连入狱，郁郁思逞，武断乡曲，莫敢谁何。”（《捻军》第一册，383页）这些记载和我们的访问所得材料都是一致的。

三、陆遐龄和方濬颐

方濬颐，地方称他方翰林。传说他又名方铁军和方吉。他是洪杨时代的翰林，教过皇帝的书，多次充任主考官，家住定远县炉桥镇。这次调查我们找到了方的故居，拜访了他的七代孙方金英。问到方翰林的情况，他略知一二。

《定远县志》131页对方濬颐有如下记述：

“进士方濬颐，字子贡，由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丁未科会试同考，己酉科云南乡试正考官，历任京畿、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省御史，户科、礼科给事中，分巡广东南韶兵备道，赏戴花翎，两广盐运使兼署广东布政使加布政使衔，任两淮运司、四川按察使。”

方濬颐有许多门生，财势很大。他家已出两代翰林，还想世代发下去。他迷信风水，认为先人的坟埋在风水好的地方，后人就能青云直上。他从山东请来一个名叫金灵表的风水先生，让他四处看地。从凤阳看到定远，从定远看到炉桥，又从炉桥看到荒陂桥，直看到了前郢村西头一家姓盛的堂屋里，发现在家堂板底下有块风水宝地。金灵表向方铁军报告后，他就千方百计拉拢陆遐龄，将陆奉为上宾，又将自己的一个孩子认陆做干父亲，彼此又多了一层交情。这时，方铁军才把想霸占盛家宅子做祖坟的事告诉陆。陆二话没说，将自己家的大圩子让给了盛家（位于今旗杆村东，盛氏后人现仍住在那里），把盛家的宅基拱手送给方铁军。陆方两家结成了朋友。

方铁军得到了盛家的宅基，立即在周围买了七百亩护坟地，旁边又盖了七间粮仓。就在陆遐龄和刁宗葛坐牢期间，方家就开始在上面葬坟了。洪天王长毛把陆遐龄从安庆监牢放回家（当地对陆回家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年三十晚上；一说是春节后），

一到家，就和五个儿子在一起喝酒，酒后，亲笔写诗一首：

沧海桑田一微生，
历来林同与庶民。
官贵徇私洪拯吾，
立志酬王济贫人。

这首诗是陆的旁系五代孙陆学广同志当场口述并抄录给我们的。他说：“这诗是老爹爹亲自教我们的，小时候念的，到现在没忘掉！”对其中“林同与庶民”五个字，当地有些老人说这是指陆平时就跟穷人平起平坐。

陆遵龄回家的第二天，就招兵买马，准备起义。那时这里的百姓生活很苦，民间流传这样一些民谣：

狗咬狗，狼咬狼，
长袍大褂穿不长。

* * *
咸丰坐了殿，
不淹就是旱，
合着串庄狗，
苦了庄稼汉。

* * *
咸丰登基天下乱，
顶子满街散。

那时饿死的人很多，官税重，地都被财主占了去。他们走投无路，不造反也是饿死，陆遵龄一号召，一夜之间，圩子里就住满了。人来了要吃饭，但陆家这时已经穷得和一般人差不多，于是，他就派一个姓刘的和一个姓白的到方铁军家借粮借钱。但方家对陆领导造反的事已有所闻，不但不借，还指责、反对。刘、白二人回来，对陆一说，陆即拍桌子大骂方家忘恩负义。一气之下，大喝一声，“向方翰林家借粮去！”当即带人将方家的仓库

抢了。接着，又把方家新葬的祖坟挖开。方家的棺材是用糯米汁掺桐油浇上的，不易打开，他就从小头硬撞开。将一具小脚女尸拖将出来，用红缨枪前后撑着站起来，使土枪轰。方翰林一听大怒，就告到朝廷，要调官兵来镇压。而四面八方的穷苦人和豪强却像潮水一般往陆家涌，来的人把小麦田都踩平了。圩子住满了，荒沛桥也住满了。人多用粮多，陆遐龄又带着人马打开了方翰林在朱湾的仓库。

上面这些口碑材料，和方俊师在《蕉轩随笔》里记载“皖城既陷（指太平军克安庆——录访者），遐林自狱中逃归，自谓时事多艰，官如木偶，起意揭竿啸聚，先寻报复，旬日之间，有众万人”的情况，是大略相符的。

和《定远县志》154页《经乱事略》记载“陆归搆衅难解，以强取炉桥方绅仓谷”的情况，也是符合的。

四、扯旗造反，扩建圩寨

陆遐龄父子竖旗的日期，当地群众只知道是春天。陆把大红旗插在练武场的马道上，指着田野说：“如今阳气上升了，咸丰的寿数要尽了！”

陆遐龄起义公开打的是洪天王的旗号，陆自称帅主。圩子里插着三面大红旗，威风得很！那时圩子里传出来的话是：“打官也是死，骂官也是亡，一锹动土，百锹人埋！”“穷人跟我干，无吃扒官粮！”“洪杨坐南京，遐爷打官兵。”

调查时，我们曾一再向被访人询问“陆遐龄造反称什么名字，是不是捻子？”我们还将“大捻子”、“捻子”、“老捻子”、“响捻子”等几个名字都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说：“遐爷打的是洪天王的旗号，属洪天王管。”“捻子是淮北的张乐行、龚瞎子，他们占过炉桥、凤阳府、定远县，龚瞎子有点子！遐爷跟他

们不是一个旗号！”“遐爷的人个个留头发，不是捻子！”

最兴旺的时期，陆遐龄的人马有两万多，手下还有三十六员大将。当地群众能说出名字的有：吕恒祥、刘大夯、罗裁缝、杨裁缝、傅金山、傅金存、陆聚奎、陆良奎等。

陆遐龄起义的据点除了一个大圩子（即陆大老四圩），周围还有许多小圩子。陆大老四圩在荒沛桥北首，建在一个高地上，气势雄伟，布防严密。圩寨计有两道圩沟，两道圩墙。外沟一丈五尺宽，内沟一丈二尺宽。整个圩寨有一座吊桥，设在南门正中，供人出进。圩子东西宽一百五十米，南北长一百八十米。四角各设炮台一座，遗址至今犹存。练兵场在第二道圩子里。圩内挖有地道数条，百年后的今日，仍可见到成条成道的低陷痕迹。据说，在盖仓库挖地基时，还看到当年存的粮食。

五、大败周天爵，杀死刁宗葛

陆遐龄打开方铁军在朱湾的大仓库以后，平分了粮食。定远县的官兵来打过几回，但都失败而归。方家就请安徽巡抚周天爵（也是方家的门生）来镇压。周从河北（淮北）来，军械设在炉桥大寺巷，有五层大院子。他带着官兵从炉桥出发，首先和陆的几个弟兄在荒陂桥北相遇。官兵招架不住，拚命往后逃。周的督战大轿刚刚抬上官桥（荒陂桥北五里），一看自己的兵败下阵来，便手忙脚乱，喊轿夫往后抬。由于官桥是一座小石桥，桥面狭窄，一时转不过头来，只好倒着抬回去。

刁宗葛是周天爵的探子，一天向他几报，陆遐龄恨死了他。有一天，陆遐龄带着几员大将，攻破了刁宗葛的土圩子。刁宗葛跑到曹家荒地（在刁家圩子北一里），被陆逮住，一刀砍了头。

六、 坊破遭焚，壮烈牺牲

官兵的人马铺天盖地，把陆遐龄的中心圩外面的几个小圩子破了，就在中心圩的四周扎了四个营盘。一直围了三个多月，中心圩最后还是被攻破了。从圩子里突出来的，都是武官将，文官一般都没有出来。陆遐龄的代笔师爷陆继（际）恩，就是破圩那天被周天爵捉到后送到张桥杀害的。据张桥的人讲，陆继恩被杀时，一点不寒脸。当天夜里，家里的人偷着将尸体抬回来。埋葬时，因为无头，就用白面做个头。陆继恩的女人李氏，在圩子没破前，就带着独生女跑到定远县城娘家躲起来了。听到丈夫被杀的音信，抱着女儿一起投井自尽了。后来，远房过继的一个儿子，名叫陆桂成，为母亲立了一块节孝碑，在当时情况下，碑文对陆继恩起义和牺牲，都写得很含蓄。这块碑在破四旧时，因为陆继恩的三代孙陆学富、陆学宽是烈属，拼命不让砸，最后拖到房里，才保存下来。现将碑文钞录如下：

奉旨旌表殉难节妇故儒童陆际恩之妻李氏碑

人世所重，节孝为先。幼遵母训，整饬豆边。

长通夫族，孝敬凜然。遭时不造，玉石焚焉。

共姜矢志，携幼播迁。家门不幸，未永天年。

时欲殉节，姑舅双全。痛遭兵火，城廓祸延。

携女投井，性命祠捐。蒙恩旌表，节重冰坚。

桂成承嗣，继守香烟。上增祖德，下保昆贤。

勒石纪事，清白堪传。永垂不朽，定卜牛眠。

孝男桂成奉祀。

大清光绪岁次丁亥嘉平月 潸 穀旦

陆遐龄被打败走，官兵攻来，见人就杀，见了姓陆的，更是一个不留，整个姓陆的房子全部烧光。直到最近几年，挖山芋温床，还不断发现一窝一窝的人骨头。自从起义失败后，陆家的人口大减，辈份的排字也乱了，逃出来的都得隐姓埋名，女的也不敢讲娘家的姓了。周天爵还亲自监督，派官兵挖了陆遐龄的祖坟。他说：“九冲十八洼，洼洼出响马，要不把祖坟挖掉，还要代代出土匪！此处凶沙恶水，出反叛！”

陆遐龄父子和他的兵马，边打边退，从荒沛经瓦铺集（今名新街子）、左店、代集、罗圹、朱巷、拓塘，一直退到杜集南的迴龙寺。又遭周天爵、乔大帅（？）、袁大帅（？）的包围，陆遐龄血战迴龙寺，一直打得只剩下几十人，仍宁死不降，最后父子四人都被捕。别人劝他的幼子：“你改姓躲起来吧！”他说：“我就一个姓——姓陆，还能卖姓吗？”结果也被周天爵抓住。只有第四个儿子陆良奎跑掉了。

周天爵将陆遐龄父子和他的部下数十人，绑到炉桥大寺巷审问后，即全部杀害在大寺巷后面的温家土地庙（现属炉桥镇街北第二生产队）。当时全是跪着用大刀片砍的。现住在周天爵军械旧址的赵姓老社员指着大门口的石板街说：“听上人讲，当时陆遐龄父子和他的兵，从这里一直跪到温家小庙，有一里多长，人头滚了一地，路上淌满了血。周大帅杀了人，当天就坐上轿子向皇上请功去了！”

炉桥镇，后来被淮北的张乐行、龚德占领，方铁军全家逃亡，捻子杀了不少地保和恶霸，群众过了几天安泰日子。

陆遐龄父子的尸体，当时没人敢收。

陆良奎继承父志，仍打着洪天王的旗号，在外面造反，后来的事，当地一无所知。

荒陂桥一带的人说，他们有一年春节期间，到六安州去讨饭，下大雪的时候，小白朗的队伍来了，他们没有跑。晚上，小

白朗的人喊大家去看戏，演的就是陆遐龄造反，是大戏，戏里陆遐龄是好人，有本领。据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时报》载《白“匪”两次蹂躏霍山详情补记》记述：白朗起义军，一万余人，战马千余匹，高举“讨袁军”的大旗，连下六安、霍山等地，与六安人民欢度春节。这同陆遐龄家乡口传的材料时间是相符的。我们曾问过家住炉桥之北的滁县二中老教师马惠风同志，是否知道陆起义的情况，他说：“小时候，在淮南见人一手打锣，一手敲鼓，唱的就是陆遐龄的事，唱词讲陆‘家住在定远西南荒陂桥，五个儿子是英豪。’其它的事记不得了。”今后，如果能够得到当年的剧本或唱本，那将是研究陆遐龄起义的佐证材料。

七、陆遐龄和张乐行

关于张乐行受命参与镇压陆遐龄起义一事，我们在访问炉桥、荒陂桥一带的时候，连张乐行的名字都很难听到，更谈不上知道他参与剿杀的细节了。那里的父老，连金光筋、郭师泰的名字都讲不出来。关于张乐行的名字，只是在炉桥访问时，谈到他和龚瞎子占定远、占炉桥时，才第一次听人提及。

温秉忠编《最先留美同学录》

竺柏松 编

编者按：同治七年（1868年），我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容闳向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至同治九年（1870年）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同意。次年五月初九日，曾、李联衔入奏，提出“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华”^①的赴美留学计划，旋为清廷允准。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九日（1872年8月12日），首批入选幼童三十名从上海搭轮赴美。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三年（1874年）和光绪元年（1875年），每年又各选派三十名，前后共计一百二十名，是为我国首批赴美官费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开端。

后来，由于末任留美学生监督吴子登的干扰破坏和清廷顽固派的阻挠，赴美留学计划半途而废。清廷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原一百二十名学生中，“除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外，其余九十四名，均于光绪七年（1881年）分作三批回华。”^②当时他们多数尚在中学学习，已进入大学的不多，大学已毕业的则更少，第一批出国的詹天佑，在耶鲁大学工程学系学习了三年，刚刚毕业。这批留美学生中，后来成名的除詹天佑外，还有政界的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刘玉麟等人。^③

温秉忠，字荩臣，广东省台山县人，是1873年赴美留学的三十名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

② 《洋务运动》Ⅰ 167页。

③ 唐绍仪，袁世凯时曾任内阁总理；梁敦彦，曾任清廷外务部尚书；梁如浩，曾任清廷外务部右丞；刘玉麟，清末曾任外务部右丞，1910—1914年任出使英国大臣。